

决堤

阮庭诗 著

岱学 译

作家出版社

決

堤

〔越南〕阮庭詩 著

岱 學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上海

Nguyễn Đình Thi

VỖ BÒ

本书根据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ọc

1962 年版本譯出

封面設計：何 蔚

决 堤

书号 10112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字数 399,000 开本 850×1156 毫米 $\frac{1}{32}$ 印张 $19\frac{1}{2}$

1965 年 8 月上海第 1 版 1965 年 8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定价 (3) 1.75 元

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內 容 提 要

阮庭詩是越南著名作家、詩人和文艺評論家，生于一九二四年，早在一九四五年越南八月革命之前即參加革命，現任越南作家协会总書記，越南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

《决堤》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小說描繪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越南人民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和日本法西斯分子的英勇斗争。

作者塑造了克、木、黎等一系列共产党人的光輝形象，他們領導着革命人民，在敌人所占领的城市和乡村中，同敌人展开了針鋒相对的斗争，不断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統治。

作者也塑造了知識分子的群像，并进而描写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在知識分子当中所出現的階級分化。此外，作者还用嘲諷和憤怒的笔触，鞭撻了殖民主义者、法西斯分子、地主、資本家、越奸和托派。

通过《决堤》这部小說，我們可以进一步認識越南八月革命前夕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階級力量的对比以及当时社会的风貌。

統一書號：10020·10112

定 价：1.75 元

第一部

第一章

列车在离桥头不远的小站上只停了大约两三分钟，就呜呜地叫了几声，喷出一阵浓烟，气喘吁吁地开走了。一节节车厢的影子，慢慢走远了；现在，只剩下一条逐渐消失在平原上的黑线。最后又传来了一阵悠长的汽笛声。夕阳残照中，在冷僻的月台上，几个刚下车的妇女，正忙着整理籬筐，准备回家去。

惠低着头，随着旅客们走出车站。

“老师回来啦？”从路旁的一家小茶馆里，传来了卖茶水的“四砖”大爷的声音。

“怎么样，欧洲和中国那边仗打得怎样了？到里边来跟我老头喝碗茶，再赶路吧。老师，听说河内已经在逃难了，是真的吗？”

老大爷弯着腰，弓着背，从低矮的小茅屋中钻出来后才伸直身子。老人家的头发脱光了，下巴颏上却挂着几根鬃曲的白胡须。面孔粗糙，好象一块被火熏过的石头。他肩膀宽阔，手臂很长，一双手更是大得出奇。看上去跟原始人一样矫健。

惠停住脚，愉快地跟老大爷打招呼：

“噢，是呀，老爷爷，逃难的人可多着呢，有的朝东走，有的朝西走，简直跟走马灯一样。”

两个人刚谈了几句话，喧嚣的汽车喇叭声使他们俩不得

不回过头去。一长溜的汽车队从海防^①飞驶过来。车队实在长，已经过去了三十辆、四十辆、五十辆汽车，却还看不见尾，而且全都是崭新的、草绿色的美制大卡车。喇叭声震耳欲聋，车轮沙沙地在路面上滑过去，扬起了漫天尘土。

长久以来，住在第五号公路两旁的居民，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车队驶过。这是美国军用卡车取道我国，运送物资给正在跟日本“打仗”的蒋介石政府。

为了躲避尘埃，“四砖”大爷把惠拉到茶馆里边。几个坐在那里喝茶的商贩，正在互相打探着消息：

“唷！老爹，目前不知道还有多少汽车停留在海防。”

“可不是吗，我也听见人家说，那儿的汽车多得不得了，到处都停满了。一块过去堆垃圾的荒地，现在租给人家停放汽车，一个月也能收到好几十块钱的租金，这种事过去从来没有见过。可是中国人还在源源不绝地逃到我国来，旅馆酒楼，一片接着一片相继开张。香港姑娘、上海姑娘满街都是，听人说现在在海防，只要手指一弹，就能弹出钱来。”

车队全部驶过去了，留下了漫天的尘雾。惠站起身来告辞道：

“好啦，我得回去了，天快黑了。”

“哪天回河内，可别忘了进来坐坐呀！”

惠匆匆地朝江边走去。

秋天的黄昏正慢慢逝去。良江的江水，在铁路大桥底下嘩啦啦地奔流、翻滚。老渡头上，有两三条小船插下篙子，停

^① 越南北部的一个大海港。

泊在水上。小船正騰起炊烟，烟雾在江面上袅袅飞舞。

多么寂靜的黃昏。惠愉快地迎着那吹得他脸庞透涼的晚風，向堤堰走去。每當他回到故鄉，總有一種象鳥兒掙脫樊籠，向天際飛去的感觉。剎那間，一個河內私立學校的小教員的貧困、潦倒的情景，早已不知飛到哪儿去了。故鄉象慈母一樣，那蒼翠欲滴的竹林，親切的村路，和風吹拂着的原野，以及那遼闊無邊、飄着晚霞的天際，把遠方歸來的游子的一切煩惱、忧伤，都洗濯一空。

遠處的寺院送來了一陣悠長的鐘聲，在惠的心坎里撒下了一層沉寂的愁思。志靈^①和東潮^②的那些迤邐起伏的峰巒，好似拍打着天邊的浪濤。這時候一片藍色的雲霧慢慢地蓋住了山腰，構成了一幅常見的暮景。惠仍然埋頭在堤堰上走着。夜幕開始籠罩大地，江灘的蘆葦叢中，兩三個捉螃蟹的孩子還在泥濘里扑通扑通地蹣跚着水。

在暮色蒼茫中，今天早晨鉄嫂被捕時的情景，又隱隱約約地出現在惠的眼前。她雙手銬着手銬，頭髮披散在肩上，臉上沾滿了血漬，她回過頭來望他時的眼色，是否意味着想要囑托什麼事情？為什麼今天在河內，那班傢伙這樣猖狂地抓人？不知道別的城市怎麼樣？自己原想回家鄉來找克，可是不知道克目前仍然平安無事呢，還是早已被捕！要不要立刻去找克？又怎麼能知道這時候在克那裏有沒有狗腿子釘梢，正象今天在他宿舍附近釘他的梢那樣！惠不覺長嘆了一聲，感到心事重重。愁雲好似從四面八方向他包圍過來。

①② 海陽東北面的兩個市鎮。

噓……噓……暮色中传来寺院的钟声。惠的心头越加觉得空蕩蕩的。英法两国现在和德国开火了。在惠看来，战争既已爆发，一切必将遭到摧毁！所有的国家、千千万万的人民沉淪在泥坑里，疯狂地互相杀戮！惠不禁又想起那些反映西班牙内战和中日战争的新闻影片里的可怕场面，成排的街道在熊熊大火中焚烧、妇孺号哭、哀鴻遍野……那些蜷縮成一团的死尸，张着嘴巴、瞪着眼睛……惠想，当死亡的风暴狂呼猛嘯的时候，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惠的嘴角露出了一絲苦笑。此时此刻，人們都在談論着如何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撈到很多錢。确实如此，他曾經听见那些挤滿了上海籍舞女的大飯店里，通宵达旦地传出噼噼啪啪的麻将声。可是，就在河內火车站前面，他也看见过一群群来逃难的穷困的中国人，那些流离失所，飄零异乡的苦命人，象一群被洪水冲垮了窝的蚂蚁。他們慌慌张张，死命想攀到一小块泥巴或者一小根浮草上，尽力想保住他們的生命，可是汹涌的浪涛偏又一次一次地冲击过来，把一切都席卷殆尽！

噓……噓……依然是那充滿忧伤、充滿煩惱的钟声……。多少世紀以来，人生就是如此痛苦，生命一批又一批死去，无限的希望，无穷的痛苦……。噓……噓……掙扎着、掙扎着，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多么渺茫的人生！人生不过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苦海……。噓……噓……寺院的钟声依然有节奏地、忧郁地蕩漾着。

*

*

*

“黄昏为什么寂靜得这样怕人！”惠向四周望了一下，仿

佛从纏繞着他的思潮当中醒悟了过来。村路在这里正穿过一大片荔枝树林。从葱蘢的枝叶中簌簌地飞出几只被惊动了的蝙蝠。篤篤的木鱼声和喃喃的誦經声使惠意識到他已经快到村口了。一片坟场出现在眼前。那棵熟悉的老榕树，佇立在橫七豎八的坟冢中間，展开它那浓密婆婆的枝叶，把閃着灯火的琼寺处在它的覆盖之下。

惠驀地感到有人在他背后走来。他回过头去望那条模模糊糊的村路。果然看见有一个人影。那个人影輕盈地向他走来，漸漸走近了，只见那人手里拿着蒲笠，肩上挂着一个蒲包，身子側向一边。那是个少女。惠还没有认出来是誰，已經听见对方打招呼的声音：

“是老师回家来了嗎？”

“哪一位呀？”

“是我。”

那人影走到了他的近边。少女抬起胳膊、擦了擦額头上的汗水，把蒲包換了个肩膀。沉甸甸的蒲包压得她身子都歪了。

“你认不出我了吗？我是小霜呀。”

“啊唷！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小霜輕声笑了笑。那瘦长的身材，走路时的那副輕盈的姿态，正是梅大媽的女儿小霜。想不到她已经出落得这么大了。惠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才好。

“我在车站上就看见你了。”小霜带着喜悅的語气說，“我打伟巡撫老爷的庄园里来，正在担心走到半路天就会黑下来。你走得太快，我赶了半天还是沒赶上。好几次想叫你，又怕不好。”

惠笑了笑，想不到有人这样敬畏自己！

“有什么不好！蒲包重不重？我替你背一会吧。”

小霜笑着说：

“不麻烦你了。里边有一瓮值钱的鹿茸酒，是巡抚老爷送给议员大人的，不太重，只怕不小心摔破了就糟糕。”

说起来日子也过得真快，自从梅大媽家遭到无妄之灾，小小年纪的小霜被卿議員家以抵债为名抢去当小丫头以来，到现在有五六年头了。而五六年之前，惠自己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这件事的内情，琼村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坏蛋議員派了他的狗腿子把酒糟扔在梅大媽家，再去报告海关里的洋鬼子，叫人来把梅大伯抓走^①，这样他就可以霸占梅大伯的田地房屋。惠当时也想尽了办法，象写信给河內的几家报館控訴啦、和村里人联名写信告状啦，等等，可是到头来，没有一点儿用。卿議員有钱有势，梅家的冤屈就象千万件其他的冤屈一样石沉大海。想不到那个被迫到卿議員家去当了头的小霜已经长得那么高了！

两个人绕过一片堆着许多草垛的地方，走近琼集市的岔路口。小霜停住脚，说：

“老师，你自己走吧，我得走这条路回去了。”

年轻姑娘的身影匆匆拐进夜色迷蒙的村道。

剩下惠一个人站在岔路口。他犹疑不决，不知道还是按照他在河內拟定的计划先到枕村去找克好呢，还是先回家慢

① 法国殖民主义者侵占越南期间，曾把酿酒权和专卖权交给越南的资本家，以便收税，百姓如果私自酿酒是“犯法”的。

慢再說。他想先回家，仔細打听打听，明天再去找克，这样对自己來說要安全些。可是反过来一想，如果不及时把消息告訴克，說不定今天夜里或者明天克突然被捕，这岂不是使自己遺恨終身嗎！再說白天去找他，去找一个管制犯，会引起枕村乡长、里长的注意，事情就麻煩啦。今晚不去，明天就更不好办，尽管惠考虑到了这一点，可还是躊躇不决地站在岔路口望着小霜刚才走去的那条村道。等到她的身影已經完全消失了，他才感觉到自己的脸正在羞愧地发烧，于是急忙轉身踏上通往枕村去的村道。

第 二 章

克的家跟良江两岸无数村庄里的穷苦人家一样，座落在村子外围的江滩上，四周是冷落的香蕉园和桑树林，村舍与村舍之间，就是鸡鸣犬吠也不相闻。每年到了七八月潮汛季节，江水一直漫到江滩上，半个村庄都泡在水里，村道、庭院全灌满了红褐色的浑浊的江水，几乎没到屋基。可是水来得猛，也退得快，每次涨潮不过两三天工夫，过了一天、半日光景，就全都退尽，到处留下一片红褐色的、粘糊糊的烂泥浆。树根、村道、池塘、田野，全都抹上一层红泥浆，就连人的手和脚也不例外。

这晚潮水刚退，枕村的路上尽是泥濘。惠也顾不得夜里走这样又滑又烂的路的艰难，高一步、低一步地到了克的家。克一家人正围坐在屋檐下吃晚饭。家里除克以外还有三个人：老母亲、年轻的妹妹和年幼的女儿。他们在花旗灯^①朦朦胧胧的灯光下，围着放在地上的托盘席地而坐，没有一个人高声谈笑。在辛勤劳动了一天之后，即使吃饭时的快乐，也无法使人忘却其他的忧虑。

看见有人从黑暗的巷口摸进来，吃饭的人都吃了一惊，放下筷子，凝视着。还是克的妹妹娟首先认出了来客，她喊道：

“我以为是谁！原来是惠哥，怎么好久不来了。小秋，快叫声伯伯。”

小女孩抬起头，嘟囔了一声：

“伯伯……”

娟姑娘连忙站起身来，走进堂屋点亮了花旗灯，又提起瓷壶到灶屋烧水去。

惠看见克一家人全都平安无事，这才放下心来。可是一阵阴影忽又掠过他的脑际：也许就在今晚或明天，这个历尽创伤的家庭又将再度遭殃。惠提高嗓门向老太太问好：

“大娘，您这阵子身体可健吗？您自管用饭，不必招呼我。”

克又惊又喜，连忙站起来跟朋友握手。

“请到里边坐吧。”

“好，你先把饭吃完，不用招呼我。”

这幢木屋仍旧象一年多以前克刚从昆仑岛^②释放回来时一样。那次惠来探望他，也是坐在这间有两张红木椅子和一张竹桌子的堂屋里。木屋一共有五间房，一年比一年来得破旧，砖砌的地基也有很多地方毁坏了。堂屋正中放着神案，半间用来养蚕，克的写字台放在窗子前面。所谓家具，就是零零落落的这几件东西。昔日的书香门第遗留下来的痕迹只有那几支烛台、一个被烟熏黑了的古铜香炉和几堆放在神案旁边

① 过去，越南人把火油灯叫做花旗灯。

② 昆仑岛在越南南部，法国殖民主义者侵占越南时期，将越南的爱国志士和革命者流放于此。

的汉文书了。

看到这熟悉的清寒景象，惠的心不觉为之一震，他回忆起了許多往事。当他还是个梳着垂髻的小孩的时候，曾跟父亲到这里来恳求梅秀才給他写几个“人之初”作字帖用。惠还清楚地記得那位面孔瘦削、留着一撮山羊胡子、郁郁不得志的蒙館先生。老秀才在学生面前，不絕口地痛罵法国鬼子，至于黄高启、阮紳^①这批家伙，更是被他罵得一錢不值。就在这张竹桌子前面，他仿佛还听见老先生慷慨激昂地大声說道：“哼！阿伟这家伙现在竟然出来做巡撫啦。我們南国算到了末日了！”接着，老秀才又往往尖起嗓门发出格格的笑声，使惠和其余的小学生都吓得縮做一团，不敢吭气。放学回来，惠把老秀才說的話讲給父亲听，父亲总是带着忧虑的神情說：“老秀才对这些事不肯袖手旁观，而他們也不肯让他过太平日子的！”果然不出所料，发生“东京义塾”^②事件的时候，阮梅老秀才被逮捕了，并且流放到了昆仑島，不久以后，就死在島上。

老秀才虽然死去，可是他爱国的热忱却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儿子。一九三零年，克因为是共产党员而被捕。提刑院判了他二十年徒刑，也跟他父亲一样給流放到昆仑島，人們都以为这下子克也一定会死在島上了。幸亏后来法国人民陣綫得势，克获释回家，可是他的两只肺早已让結核菌蛀空了。如果

① 黄高启、阮紳均系法国殖民主义者侵占越南时期的大越奸。

② 东京义塾：越南进步知識分子梁文子、陶文普、潘俊丰等創办的学校和宣传团体。1907年3月在河內行桃街成立。除教学外，还在各地开演讲会，出版书籍报刊；反对科举陋习，宣传反法爱国，提倡国貨等。东京义塾活动了約九个月，就被法国殖民者封閉。

这一次他再被捕，这个家无疑就要完了。惠这样想着，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娟姑娘捧来了茶盘，殷勤地请客人喝茶。

“嫂子和侄子们全都好吗？”娟姑娘问道。

“谢谢你关心，他们都很好。”

克已经吃完饭，跨进屋来，半开玩笑地笑着说：

“你到管制犯家里来，事先有没有到里长那儿去报告一声？”

惠会意地笑起来，克接着又说：

“路烂得够呛吧？幸亏昨天水退了。我在担心，要是再涨的话，又得象一九三七年那样决堤闹水灾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惠一边喝茶一边应着说：

“不会，今年的潮汛怕已经过了，前年这时候还是一片汪洋哩。”

惠点了根纸烟，默默地抽着，过了片刻，才哑哑嘴接着说：

“这天气说不定会旱得连脑袋都给晒裂，我们这一带也真够倒霉！水灾过了又来旱灾。”

“天灾只是一部分原因，真正的原因却在于这个社会制度！你一定又要笑我喜欢谈政治了！”

克打趣着说。他的相貌不大象老秀才。方方的下巴，稀疏地长着几根胡须。宽大的嘴老带着忠厚的笑容。只有他的那对时时炯炯发光的、单眼皮的眼睛才跟老秀才的一模一样。惠仔细端详着克，想起了他看见克刚从昆仑岛释放回来时的形象：高耸的颧骨、深陷的眼眶、瘦削的肩膀，就象一只仙鹤。